



学 校 代 码 10459

学号或申请号

密 级

郑 州 大 学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起来”的多角度研究

作 者 姓 名：许晨

导 师 姓 名：鲁六 副教授

学 科 门 类：文学

专 业 名 称：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培 养 院 系：文学院

完 成 时 间：2018 年 6 月

A thesis(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Zhengzhou University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The multi-perspective study of “Qilai”

By CHEN XU

Supervisor: Prof. LIU LU

Linguistic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Faculty of Arts

June, 2018

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科研成果。对本文的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声明的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

学位论文作者：

日期： 年 月 日

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在导师指导下完成的论文及相关的职务作品，知识产权归属郑州大学。根据郑州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同意学校保留或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郑州大学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者其他复制手段保存论文和汇编本学位论文。本人离校后发表、使用学位论文或与该学位论文直接相关的学术论文或成果时，第一署各单位仍然为郑州大学。保密论文在解密后应遵守此规定。

学位论文作者：

日期： 年 月 日

摘要

本文以现代汉语中使用广泛、用法复杂的词语“起来”为研究对象，在对共时、历时语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应用语言学中的三大平面理论、语法化理论等语义学、语法学、语用学和认知语言学中的相关理论，对“起来”的用法进行了分析。共时层面上，从语义、语法、语用、认知学角度出发探讨“起来”的用法分类和功能意义，历时层面上，对古代汉语语料库中含有“起来”的语料进行了梳理，考察了“起来”的语法化过程和并尝试分析了语法化的动因。

本文正文部分共分为五个章节：

第一章为绪论部分，对词语“起来”研究现状和研究意义进行了概括梳理，并介绍了本文的语料来源、研究方法、研究方向，并对行文中几点需要说明的地方进行了阐述。

第二章是对“起来”的语义进行分析。我们从句法功能上划分，分别讨论句中做谓语的动词“起来”（本文写作“起来₁”）和做补语的趋向词“起来”（本文写作“起来₂”）的用法和语义表达，并对现有研究中最具争议的“特殊义”问题进行了讨论。

第三章是对“起来”的句法关系的研究。由于“起来₁”句法功能单纯，所以重点讨论了“X+起来₂”中的“X”的特点，将可以与“起来₂”搭配的“X”成分进行了分类，并对常与“起来”搭配的“了”的特点和隐现问题进行了讨论。

第四章关注的是语用层面，讨论常见于句首、句中表达语用功能的“V起来₂”格式，本文将其语用功能分为话题标记功能和衔接话轮功能。

第五章是从历时角度出发，对“起来”自成词至今的语法化过程进行了梳理，进一步理清其现代汉语用法间的差别和联系，此外，本文还对“起来”语法化的动因进行了探讨，以期对相近词语的研究有参考价值。

第六章为结论部分，对本文的研究观点进行了总结。

关键词：起来；句法功能；语义；句式；句法关系；语法化；语法化动因

Abstract

This dissertation focuses on the word "Qilai", which is widely used in modern Chines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corpus, applied theories of linguistics , semantics , grammar and pragmatics like Three Major Plane Theories and Grammaticalization theories, and related theories in cognitive sci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antics, grammar, pragmatics, and cognitive sciences, the usage classification and functional significance of "Qilai" are discuss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antics, grammar, pragmatics, and cognition. Historically, the corpus of "Qilai" in the ancient Chinese corpus has been combed and examined. "Qilai" grammaticalization process and motivation.

The body of this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five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is the introduction part, which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research significance of the related research on the word “Qilai” and introduces the origin of the study, source of corpus, research methods, research directions, and points in the text. The description of the place was elaborated.

The second chapter analyzes the semantics of "Qilai" We use corpus as the object of analysis and divide it from the syntactic function. We discuss the verb “Qilai” as a predicate in the sentence (“Qilai₁” in the text) and “Qilai” as a complement in the complement(“Qilai₂”in the text). Usage and semantic expression, and discussion of the most controversial "special meaning" issues in existing research.

The third chapter is the study of the syntactic relationship and the ambiguity of "Qilai₂". Because of "Qilai₁" syntactic function is simple, so it focuse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entence patterns, formats, and components that can be used together in "Qilai₂", and the "X + Qilai₂" in the "X" The classification and induction were carried out,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looming issues of the "le" collocation were discussed.

The fourth chapter focuses on the pragmatic level, and specifically discusses the

pragmatic functions of "VQilai₂" which can easily lead to misunderstandings. This article analyzes and explains the topic marking function and the functionality of the engagement whe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achronic angles, the fifth chapter sorts out the grammaticalization process of "Qilai" since ancient Chinese to date, and further clarifies the differences and connections between modern Chinese usages. In addition, this article also "Qilai". The motivati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is discussed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study of similar words.

The sixth chapter is the conclusion, which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points of this article.

Key Words: "Qilai" ; Syntactic function; semantics; Sentence pattern; Syntactic relations; Grammaticalization; Grammaticalization motivation.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缘起及研究意义	1
一、研究缘起	1
二、研究意义	1
第二节 研究现状综述	1
一、“起来”的语义研究	2
二、“起来”词性问题的研究	2
三、“起来”语法化问题的研究	3
四、其他相关研究	4
第三节 主要研究内容	4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语料来源	5
一、研究方法	5
二、语料来源	5
第五节 关于本文的两点说明	6
第二章 “起来”的语义分析	7
第一节 做谓语的“起来 ₁ ”	7
第二节 做补语的“起来 ₂ ”	8
一、表趋向义的“起来 ₂ ”	8
二、“起来”的特殊义问题	12
第三章 “起来”的句法分析	15
第一节 “X+起来 ₂ ”结构	15
一、“V+起来 ₂ ”中的“V”	15
二、“A+起来 ₂ ”中的“A”	18
三、“短语+起来 ₂ ”中的短语	18
第二节 “起来 ₂ ”与“了”	19
一、“起来 ₂ ”与“了”的搭配情况	19
二、“起来 ₂ ”句中“了”的隐现情况	20
第四章 “V 起来 ₂ ”的语用功能.....	21
第一节 “V 起来 ₂ ”的引导性话题标记功能.....	21
第二节 话轮衔接功能	23

第五章 “起来”语法化的过程和动因分析	25
第一节 “起来”语法化的历时考察	25
一、“起来 ₁ ”的成词过程	25
二、“起来”成词后的用法	26
三、“起来”语法化的开端	27
四、“起来”语法化的发展	27
五、“起来”语法化的加速演变	29
六、“起来”语法化的完成	31
第二节 “起来”语法化的动因	32
一、语法层面——句法位置的变化和句法关系的重新分析	33
二、语义层面——语义的泛化	34
三、语用层面——主观化作用	35
四、认知学角度——隐喻模式	35
五、词汇学角度——词源的类推	37
结语	39
参考文献	41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43
致 谢	44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缘起及研究意义

一、研究缘起

在现代汉语中，“起来”一词使用非常广泛，用法也相对复杂。其用法差异在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凸显，留学生用“起来”造句如下：

- a 他哭起来了。
- b 老师一来他就站起来了。
- c 中国人民富起来了。
- d 美国经济衰退起来了。*

我们能看出 d 句的用法是错误的，而 d 句错的原因和其他三句正确的原因却很难清晰说明，“起来”的语义都有什么？为什么“衰退”不能用在“起来”前？“起来”的不同用法该如何归类？我们在翻阅相关文献和著作时发现，学术界对于这几个问题的答案并没有具有全面性的统一解答。本文试图从多个语言学研究角度出发，综合分析“起来”的用法，以期更好的认识现代汉语词汇“起来”。

二、研究意义

语言学界关于“起来”的研究由来已久，早期研究多从语义角度入手，现有研究则对其语用功能和“体”的相关研究给予了更多的关注，综合来看，现有研究成果对“起来”的句法功能、语法意义等的归纳较为复杂，且尚无定论。从多个角度研究“起来”，可以尽可能全面地认识“起来”，解决“起来”在使用中存在的问题，由于“起来”做补语的用法十分具有代表性，研究成果还能推广到其他趋向词、动趋式的研究中，对对外汉语教学也有一定的意义。

第二节 研究现状综述

“起来”一直作为语言学界学者们关注、研究的一个重点，早期以其语义为研究对象，如吕叔湘（1980）、刘月华（1998）、房玉清（2001）等，将“起

来”的语义进行了概括和分类。随着关注度的提升和研究角度的扩大，“起来”的语义研究成果逐渐丰富，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

一、“起来”的语义研究

（一）基本义的研究

早期学者关注的重点是作为补语的“起来”出现在不同动词或形容词后体现出来的差异，较早明确指出“起来”具有表示“开始”意义的用法的是丁声树（1961）和王力（1985），但二人都未对“起来”的表义差别进行具体划分。后来的学者们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刘月华（1988）在《趋向补语通释》中最先将“起来”的语义明确划分为三类，分别是趋向意义、结果意义、状态意义，并对三种意义进行了分析。之后学者在分类上多沿用刘月华的观点，虽然在个别使用现象上的归类存在分歧，但划分语义类型的标准是一致的，只是称呼上存在差异，如贺阳（2004）提出的位移义、结果义和体貌义，余足云（2004）将“起来”的语法意义分为“趋向意义、结果意义和始续意义”三种，等等。

（二）特殊义的研究

除了这三种基本语义类型以外，还有一些学者在著作中指出“起来”仍具有“基本义”之外的“特殊意义”，主要有四种说法：一、吕叔湘（1995）、房玉清（1992）、李敏（2005）、王晓凌（2011）等提出，“V起来”做插入语或位于句子前部分的，表示估计、揣测，如“看起来，情况并不太糟糕”，钟兆华（1985）进一步补充，认为“V起来”还可以表示语气上的提顿。二、表示假设义，吴洁敏（1984）、房玉清（1992）等认为“起来”有时候表示做某事或产生某种情况的时候，三、表示条件义或“当…时候”，宋玉柱（1980）Sung（1994）等都在文章中提出了“起来”具有表假设义或条件义的看法，认为用在动词后的“起来”作为助词表示“当…时候”的时态或体。四、表示评价意义。高顺全（2004）认为“起来”的“第四种意义”为评价意义，认为“起来”“标志动作开始时，人们往往可以对动作结果进行预测或评价。Ji（1995）、王晓凌（2011）也在文章中认可这种观点。

二、“起来”词性问题的研究

学者们对于“起来”的定性问题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总体来看，大致可分为单类和兼类两个类别，兼类又有着两类和三类的意见分歧。

持单类分法的学者认为,“起来”虽然在现代汉语中使用多样,但其本身只有一个词性。对于其词性的判断主要有四种说法:①“起来”为趋向动词,是动词的一个附类,代表学者有吕叔湘(1980)、邢福义(1996)、黄伯荣、廖序东(1997)、刘月华(1998)等,这种观点的认可度最高。②“起来”为词类似形态词。代表学者为刘叔新(1985),他提出了“起来趋向成分的语法意义可形成趋向范畴”,并说明这个范畴的后随成分是构形法性质的,因此可以把“起来”看作形态词;③“起来”相当于副词或近似副词。陆志韦(1956)在《汉语的构词法》中提出,“V起来”属于“构词格”中的“后补格”,“起来”是复合词的一个实词素。④“起来”为助词或类助词。代表学者为黎锦熙(1924),他在《新著国语文法》中认为,孤立地看“起来”,其意义很难确定,而是要决定于所接的动词。“起来”不能单独使用,因此属于助动词。

有的学者认为“起来”的词性可根据其用法分为两类。房玉清(1992)认为“起来”已分化为“保留着动词特点,可以作为谓语或补语”的动词和虚化“变成了‘了’‘着’等类似的助词”。其他学者对于两类“起来”的划分与房玉清基本相同,只是对句法表现中明显虚化的第二类“起来”称法不一,刘广和(1999)称其为动词词尾或成助词,卢英顺(2001)则认为其可视为“体助词”,李敏(2005)将其看为动态助词;三类分法的代表性观点是宋玉柱先生提出的,他在《说“起来”及与之相关的一种句式》中对“起来”的用法进行了分析,认为其词性分别是动词、趋向动词以及表示某种“体”(aspect)语法意义的“时态助词”三类。此外还有吴洁敏(1984)等学者持三分观点,分类与宋先生的基本相同。

三、“起来”语法化问题的研究

“起来”的语法化问题是随着其共时层面研究的深入而逐渐开展的,成为目前“起来”的研究中的热点。钟兆华(1995)在对“起来”用法进行描写时进一步关注了其历时变化。王敏(2003)从认知角度揭示了“起来”的本义和引申义之间的关系,并对“起来”从实词变化到虚词的过程进行了描写。余足云(2004)在概括“起来”三种语法意义的基础上,尝试分析了三种语法意义之间的关系,提出“起来”存在实词到虚词的演变过程,但未对这一过程进行具体讨论。王国栓(2004)在论文中对趋向动词的历时用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察,但对研究对象之一的“起来”未进行深入考察。之后出现了以“起来”

的语法化为专题的研究，如李琳（2005）、林加蕾（2006）王寒娜（2007）的硕士学位论文都关注了“起来”语法化相关问题，王晓凌（2011）从隐喻认知过程分析“起来”，通过意象图式展现了“起来”几个意义的发展演变过程及关系。至目前为止，已有一些关于“起来”语法化问题的学者文章和硕博论文出现，但总体上看，关于“起来”语法化的研究多未将共时、历时角度结合考虑，仍缺乏成系统的研究著作。

四、其他相关研究

以上研究热点之外，近年来也有专家学者从其他角度对“起来”进行了研究，主要有：

一、基于体的研究。上文在“起来”的词性分类中提及，不少学者将V后虚化了的“起来”作“体助词”或“体”分类，因而产生了部分着眼于“起来”的体的意义的研究，如戴耀晶（1997）、陈秀兰（2003）等，所关注的大多是“起来”由实词到虚词的语法化过程，及作为虚词的“起来”的意义。

二、和话题相关的研究。梅广（1987）、唐正大（2005）和曹逢甫（2005）都从“话题”角度分析了“V起来”，认为黏着的“V起来”是“起来”从时体标记的进一步虚化。唐正大（2005）认为“V起来”是个话题，梅广（1987）和曹逢甫（2005）则将“V起来”看作是一个提升话题的动词。宋红梅（2008）认为“V起来”句是有形态标记的话题句，这个话题句里“起来”的功能是要求该句式话题性的强制实现，属于话题性语素。王晓凌（2012）认为“V起来”可以充当话题标记。吴为善（2012）认为“V起来”B式具有凸显理由、引进比较的话题功能。

第三节 主要研究内容

从关注“起来”至今，学术界对于趋向动词“起来”相关的研究已颇具成果，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较高的基础，但现有研究成果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这也是本文尝试解决的研究问题：

一是关于“起来”词性问题。早期研究里，“起来”被划分为动词或助动词或趋向动词等，这种单一词性的处理方法与“起来”在现代汉语中的语法表现及语法意义不一致，词性多类的划分更能最大程度描述“起来”的语法功能

和意义。多类划分面临的问题是“起来”具体属于哪几个词类，因为词类划分标准在“起来”问题上较为模糊，虚词用法的“起来”到底该归入虚词的哪个类别仍需要进一步探究。有些学者将充当补语的“起来”划分为副词，但“起来”只满足副词“可以修饰动词、形容词”这一语法特征，副词的说法并不十分充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趋向词“起来”属于助词，但由于助词类别中的成员在语法功能和表现上有着比较大的差异，把“起来”划分为助词似乎有“排除法”的意味。

二是“起来”的特殊义问题。“起来”的特殊意义使得“起来”的用法显得复杂，而且有些特殊意义并不是“起来”本身所具有的，有的是“V起来”结构所表达的语法意义甚至语用上的功能，有的是与“起来”搭配的动词所具有的意义，去掉“起来”，句义表达仍然成立。因此本文将特殊意义的问题作为讨论的一个重点，力图给“起来”本身所具有的意义进行更好地说明。

现代汉语中“起来”的用法是由充当谓语动词的“起来”语法化而来的，充分梳理这一过程可以补充共时研究的成果。前人对于“起来”的语法化问题关注

三是“起来”的语法化过程和动因问题。现有研究中已有我们可以借鉴的成果。而对于“起来”的起源、发展过程和语法化的动因问题，至今语法学界还没有做出一致的定论。本文在讨论“起来”的语法化问题上，将尝试对“起来”的起源、不同阶段的用法功能等做尽可能的梳理，同时从语言本体三大层面、认知语言学和词汇学等角度找到使“起来”产生语法化现象的动因。

第四节 研究方法及语料来源

一、研究方法

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对语料进行了系统性的分析，运用解释分析法、比较分析和描写归纳的研究方法，结合替换、添加、删除等描写方法，以“三个平面理论”、语义学、语法学、语用学和认知语言学中的相关理论为支撑，对趋向动词“起来”进行多角度研究。

二、语料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语料来源自北京大学现代汉语语料库（CCL语料库检索中心

[网络版])、爱汉语-语料库在线和北京语言大学语料库(BBC 语料库), 本文中所引用的重要语料, 都已在语料库标记出处的原书中进行了查找核对。

第五节 关于本文的两点说明

一、本文认为, 对于“起来”的词性划分应回归到句法中, 由于“起来”在句中能做谓语和补语, 为更好得说明, 我们用数字标记的方式加以区分, 将数字下标于“来”后, 即做谓语动词的“起来”用“起来₁”表示, 做补语的“起来”表示为“起来₂”。

二、由于“起来₁”在与动词性成分组合充当谓语时, 与前面的动词或后面的动词是先后发生的时序关系, 除却动词本身有由低到高的位移趋势之外, “起来₁”对动词并没有选择和限制。因此本文在第三章讨论与“起来”搭配的成分的特点问题时, 只讨论了“起来₂”。

第二章 “起来”的语义分析

划分词类的目的是对词语的句法功能和语义进行更系统的归类 and 描写，根本上是为了归纳词语的用法，如果不能很好地将“起来”归入某一词类中，用该词类的语法特征来概括“起来”所表现出的特点。我们不妨将问题还原到句法层面，从句法功能和表现上给“起来”分类定性，根据其做谓语和做补语这两大语法功能，来归纳“起来”表现出的语法意义。

第一节 做谓语的“起来₁”

“起来₁”是个表示具体动作行为的动词，表示“由坐卧而站立或由躺而坐^①”，在“S+V+O”句式中充当谓语，可带“了”、“过”，如：

(1) 三日晨平伯起来很早，去看了学生早操，饭后训育主任李先生来引导我们参观全校，设备一切都极完善。（知堂《保定县之游》）

(2) 比如，某甲打了某乙一拳，某乙的反应是起来与他挺身而斗。（吴思裕《政治学问题研究》）

(3) 天不亮王九就起来备料，把已经用井水浸泡过一个对时，拿大木盆盛着的湿米挪到石磨旁边，把明矾水、石灰水都调好。（肖建国《米豆腐》）

(4) “我拉你起来。”（王朔《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

在上面这些例子中，无论是单独做谓语还是与其他动词性成分一起构成谓语，“起来₁”都表示着动作发出者发出的具体动作。例（4）实际上是一个兼语句，是“我拉你”、“你起来”这两个小句的融合。“起来₁”所指向的是受事宾语“你”，而不是“我”。

在现代汉语中，实词“起来₁”还有着“由静止状态而积极行动”^②的意思，如：

(5) 遵义新发的富翁，不论是军界也好，商界也好，多半都是这样起来的。（玉崇《遵义琐谈》）

(6) 这时候，韩愈和柳宗元起来提倡文章复古，其实是文体改革，是一种

^①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441

^②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441

适时的运动。（王芸生《韩愈和柳宗元》）

第二节 做补语的“起来₂”

“起来₁”随着使用发生了虚化，句法位置上发生了从谓语到补语的偏移，“起来₂”的用法就此产生。在“S+X+起来₂”的句式，X是“起来₂”所补充修饰的部分，能进入“X起来₂”中“X”位置的成分，一般为动词“V”和形容词“A”，谓词性成分之外，也有名词“N”和拟声词“I”出现在“X”位置的情况，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谓词性短语出现在“X”位置的现象，因其在句中多与动词或形容词的语法作用相同，而且这种用法在现代汉语中较少。因此，本章将“X”为短语的情况视为“V”或“A”讨论，在第三章讨论“X”成分时再介绍这些短语的特点。

充当补语的“起来₂”在句中所表达的语法意义是不同的，主要有趋向义、状态义和结果义三种。

一、表趋向义的“起来₂”

趋向义是“起来₂”的基本义，“X”一般由“V”充当，表示的是“人或事物随动作由下到上”^①，属于趋向义。表示趋向义的“起来₂”是动词“起来₁”的“由下向上”的动作位移引申来的，与“起来₁”的区别就在于动作发出者是否发出了“起来”这个动作。“起来₂”不再是个具体的动作行为，表示的是施事或受事随着动作行为而由下向上位移的趋向，不是“V”所代表的动作行为发生的具体位移动作。如：

（7）突然金跳起来喊，打断了青年华的‘独白’，也打断了心里的‘抱怨’。（茅盾《喜剧》）

（8）哥哥欢喜地蹲下去，把它们一个个捡起来，放在弟弟手里。（张抗抗《分界线》）

（9）薛蛟见了徐策，上前一跪，徐策把他扶起来。（周信芳《周信芳舞台艺术》）

上面的例子中施事者所发出的动作行为都不是“起来”，（7）句中的“金”施事的动作是“跳”，（8）中“哥哥”连续完成的是“蹲”、“捡”、“放”

^① 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441

的动作,“起来₂”作为补语对动作发生的方向进行补充说明。

二、表状态义的“起来₂”

“起来₂”的状态义是指动作、体貌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里开始、持续或变化的状态,这种用法较为复杂,“V”、“A”、“N”和“I”都可位于“X”位置。由于“X”词性不同,表状态义的“起来₂”所凸显的语义要素不同,我们需要对这四种情况分别说明。

1. “V+起来₂”中的“起来₂”

表状态义的“起来₂”位于动词后时,表示动作的开始并持续,与“开始”、“在”等词的表达效果相似,如:

(10) 不问三七二十一,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周云芳《一生必读的中国帝王史》)

(11) 吃过早饭,雪又下起来了。(贾平凹《贾平凹短篇小说选》)

(12) 我走得累极了,看得出他也很累,我不禁感慨起来。(肖虹《相见,仅仅四次……》)

(13) 如果不通过手的劳动就不会引起四肢的分化,脑及脑的外壳也不会发展起来。(贾兰坡《中国猿人不是最原始的人》)

上面例子中的动词加上表示状态义的“起来₂”后,“吃”、“下”“起来”的动作具有了开始实施或者持续进行下去的意思,动作发生持续时间的长短由动词本身决定。如果将例句中的“起来”删除,将出现表义不清或上下文不连贯的情况。

2. “A+起来₂”中的“起来₂”

形容词“A”与“起来₂”的组合不如与动词组合的表义丰富,“起来₂”给形容词做补语时只状态义,表示性质或者状态的发展变化,如:

(14) 等到进了石湖,脸色不免紧张起来,说笑也都停止了。(叶圣陶《三种船》)

(15) 吵的时候,妈总要哭一场,可是过两天妈跟爹又好起来了。(巴金《憩园》)

(16) 黄昏来了,在白天里只呈露着淡绿的暗光的眼睛该亮起来了罢。(季羡林《黄昏》)

(17) 龚家几代都做鞭炮烟花,不过只勉强糊口,直到龚老海这一代,才

慢慢兴旺起来。（周大新《紫雾》）

从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起来₂”表示的状态义在补充说明形容词所表示的性质状态时，既表示着这种性质状态的从无到有的兴起，同时也表示了性质状态的发展变化，特别是表现出了程度加深的递进情况。这点与上面“X”为动词的情况不同，通过图示我们可以更直观的呈现出这种差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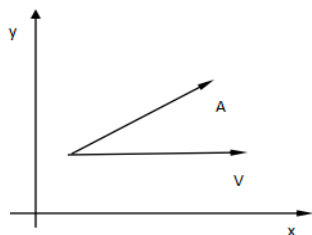


图 1.1 表趋向义的“起来₂”前 A 与 V 的差别图

如图 1.1，x 轴表示时间，y 轴表示状态的程度，线 A 表示的是“起来₂”前的形容词“A”表示出的性质状态的持续情况，直线 V 为“起来₂”前动词“V”表示出的动作行为的持续情况。“起来₂”前的形容词表示的性质状态在随着时间持续的同时，也表现出了状态程度的变化，并且这种变化会随着时间的持续而呈现上升趋势，这种趋势使句子具有了动态性。直线 V 平行于时间轴 y，其所表示的动作行为的状态只随时间变化，不发生动作程度上的增长或加深。这就是“起来₂”表示趋向义时，“X”为“V”和“A”之间的区别。

3. “N+起来₂”中的“起来₂”

名词性成分位于谓语位置受补语说明的情况并不普遍，类似于“很+N”、“非常+N”，“N+起来₂”的用法并不典型，只限于特征鲜明的个别名词，“起来₂”表示“N”具有的性状兴起或持续发展，其补语作用更加凸显了该名词在句中的谓语地位。如：

（18）亚尔佛莉德顿时也淑女起来，在一国王子面前，她不禁有些紧张。
（田中方树《亚尔斯兰战记》）

（19）由着他在四周都是镜子的廊柱旁，立正稍息左右转体，刹那间绅士起来。（毕淑敏《毕淑敏散文集》）

（20）帅起来特别帅，女人起来特别女人。（乔雪竹《城与夜》）

由例子可以看出，“起来₂”在名词之后做补语时，表示的是名词所代表的性状的开始显现或持续发展。这种用法中的名词很特殊。它表示的是所指称事

物的典型性特征，具有了这事物的形容词意义，在表义上有了形容词的特征。此外，此类用法的产生与语言的经济性原则有关，人们在形容这类名词所指称的意义时，在形容词里找不到比这更省力更好的表达。这两点限制使“N+起来₂”的用法并不普遍。

4. “I+起来₂”中的“起来₂”

拟声词本身可以做谓语，因为拟声词自身的特殊性，“I+起来₂”中“起来₂”的表义与前三类有着差别，表达的是某种声音状态的开始，如：

(21) 正谈着，一帮进城归来的婆姨们在茶馆前叽叽喳喳起来。（王雄《阴阳碑》）

(22) 天上的机声又有规律的嗡嗡起来。（老舍《蜕》）

(23) 在我还没有任何具体的表示的时候，我的口中已然哼哼起来。（老舍《旧诗与贫血》）

在上面的例子中，“起来₂”所指向的都是做句子谓语的拟声词，表示拟声词所拟态的声音状态兴起。

（二）表结果义的“起来₂”

结果义是指“起来₂”在动词“V”后表示动作完成的结果，或动作所代表的事件达到一定目的或出现某种结果的意思。如：

(24) 队伍迅速散开，各奔原位埋伏起来。（杜锋《清风店》）

(25) 伊藤贤二对准他的脸，辨认好久，终于想起来。（邓友梅《别了濑户内海》）

(26) 各地土司为了让农奴保他的地盘，农闲时必把青壮年人集中起来练武。（梁庭望《壮族风情志》）

(27) 那时双足冰冷，医生命给他热水袋暖脚，再包起来。（许广平《最后的一天》）

上面例子中的动作“埋伏”、“想”、“集中”、“包”，产生的结果是通过“起来₂”的语法意义来凸显的，说话人说话时，这些动作行为不是处于开始或正在进行的状态，而是经过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后已经完成了的状态，“起来₂”凸显了这个状态。

结果义是“起来₂”三种意义之中较难说明的一个，前人关于基本义的研究中存在的争议也多在结果义上。刘月华在归纳“起来”的结果意义时，认为其

存在即“表示连接、结合以至固定”^①（“家把他围起来了”）；吕叔湘的《现代汉语八百词》中“起来”的义项有“表示动作完成，兼有聚拢或达到一定的目的、结果的意思”的^②，如“集中起来”、“统一起来”；也有学者认为上面例子中的“起来₂”表示的是“集合”、“聚拢”之义。

这三种对于“结果义”的说法都有些可推敲之处，实际上，我们将焦点放到全句就会发现，上面三个观点中“起来”的语义，都是其前面的动词所表达的意义。“包”、“集中”、“合”、“统一”这些动词，本身就具有由分散到集中的意思。刘月华所提出的“表示连接、结合以至固定”是动词“围”所表现的，类似的词还有“凝聚”、“凑”、“团结”、“捆”等等，这些句子中“起来₂”所承担的语法意义是凸显动作的实现和结果。没有“起来₂”，动词的结果义就无法表达出来，而不是“起来₂”表达动作行为的结果。

二、“起来”的特殊义问题

“特殊”是相对于基本义而来的，不少学者归纳“起来₂”语义时都有着一些“特殊”的说法，多是体现在“起来₂”的句法功能和语法意义上的。然而我们认为，“起来”特殊义的说法存在着一些值得推敲的地方，这一节我们对“起来₂”的特殊义问题进行讨论。

房玉清、吴洁敏等学者认为，三种基本语义之外，“起来”还有特殊的意义，通过进一步考察，我们发现这些“特殊义”并不是“起来₂”本身所具有的语法意义。下面我们分别进行讨论：

（一）表示假设义

房玉清、吴洁敏等认为，有些句子中的“起来”后可以加“的话”，表示假设，可以用“（假如）……的话”替换。如：

（28）“他的诗都很短，朗诵起来并不费功夫”。

（29）“要电话做什么？给小孩弄坏了，修起来还花钱…”。

例（28）的句子并不存在十分强烈的假设关系，用“着”替换“朗诵”的话，并没有发生句义上的差别，而“着”在现代汉语中并不表示假设关系，表示的是状态的发生和持续。例（29）的假设关系是由整个句子的句义体现的，把“起来”去掉之后，例句变为“要电话做什么？给小孩弄坏了，修起来还花

^① 刘月华等.《实用现代汉语语法》[M].北京：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556

^② 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441

钱…”，假设关系也是成立的。如果在句中加入“假如”，最适当的位置并不是在“起来”所在的小句，而是“要电话做什么？假如给小孩弄坏了，修起来还花钱…”。因此，我们认为“起来₂”本身并不具有这种假设义。

（二）表示条件义

Sung 等学者认为“起来”具有条件义，其功能是引导一个表示条件的从句，相当于英语里的 when、whenever，如：

（30）李四说起英语来大家都头疼。

（31）李四说起英语来相当自负。

宋玉柱等认为如“写起来得心应手”这类句子，动词后的“起来”可以表示“当……时候”，这类“起来”不具有词汇意义，只有语法意义。吴洁敏认为，“起来”可以作为承接助词表示做某事或产生某种情况的时候，如：

（32）下起雪来，我们可以去捕鸟。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证明观点所选取的例子中，“起来₂”都发生了句式变换。由“V 起来 N”变为了“V 起 N 来”，而句子具有的条件义就是由句式变换后的“V 起 N 来”表现的。这两种句式在句义表达上是存在差异的，“V 起 N 来”使句子具有表示假设、条件或“当…时候”的意义，如“唱起歌来很开心”，就是“唱歌的时候很开心”或者“唱歌的话很开心”，这是句式变换带来的语义差别。变换后的“…起…来”所表现的语法意义与“起来₂”本身具有的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因此我们认为，这种特殊意义不是“起来₂”所具有的。

（三）表示评价意义

高顺全、Ji（1995）、王晓凌（2011）等认为，“起来”的第四种意义表示评价，当“起来”成为动作行为开始发生的标志时，人们往往可以对动作行为的结果进行预测或评价，如：

（33）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

（34）这话如今看起来挺平常，但当时我确实感激得掉泪了。

“评价意义”的说法具有较高的认可度。但通过考察我们发现，这种意义也是“V 起来”结构整体具有的。如果用“着”替换“起来₂”，句义表达仍然成立。句子所具有评价意义是“起来₂”之后的“好主意”、“挺平常”来实现的。再从现有话题研究角度进行分析的话，“看起来”、“听起来”位于句首或句中，有着话题标记的作用，这是“V+起来₂”结构进一步语法化的结果，而这一语用功能是“V 起来₂”整体所具有的，而非“起来₂”本身的句法功能或语法

意义，我们在第四章会对“V 起来₂”的语用功能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综上，这三个相对具有普遍性的特殊义，可以说都不是“起来₂”本身所具有的，而是小句“V 起来”结构或整个句子的语境来体现的，实际反映的是小句之间的关系和句子的表义差异。正因为现有研究中在归纳“起来₂”特殊用法时关注的不是“起来₂”本身的功能和意义，“起来₂”的语法意义才显得十分复杂。因此我们认为，“起来₂”只具有趋向义、状态义和结果义这三种基本义，并不具备特殊义。

第三章 “起来”的句法分析

在上一章中的讨论中，我们从句法功能角度归纳出了“起来₁”和“起来₂”的语法意义，关注的是分布在谓语、补语位置的“起来”在与其他成分构成语法关系时所表达的语义。未对“起来”的句法关系进行梳理。可以进入“X+起来₂”中的“X”有什么特点，“起来”在句中还与哪些成分关系密切，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将“起来”放到句法层面进一步讨论。

第一节 “X+起来₂”结构

“X+起来₂”结构是“起来”用法中最为常见的，现有语料中，“起来₂”作为“X”补语使用的情况占全部用法的90%以上，与“起来”句法关系最为密切的“X”是我们首先需要理清的对象。

上文我们已经论述，“X+起来₂”结构中，动词“V”、形容词“A”、名词“N”和拟声词“I”都可以出现在“X”的位置。名词和拟声词的用法较少，我们在上文已经讨论了出现在“X”位置上的“A”和“I”的特点，本章不再赘述。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谓词性短语出现在“X”位置的现象，因其在句中多与动词或形容词的语法作用相同，而且现代汉语中用法较少。因此，我们在这一部分只讨论其特点。

一、“V+起来₂”中的“V”

“V”与“起来₂”组合的结构数量占比最多，“起来₂”与形容词时搭配时只表状态义，动词后则可表达“起来₂”的三种基本义，因此，我们将“起来₂”表示三种意义时“V”的特点分别说明，对于话题标记“V起来₂”中动词的特点，我们在第四章进行讨论。

（一）表趋向义的“起来₂”前的“V”

通过对语料进行考察，我们发现，表趋向义的“起来₂”之前的动词都具有一个共同的语义特征，及[+位移]，而且“V”代表的动作行为在位移的同时，方向上都是满足[+向上]的。如：

（35）望莲嫂“噌”地一声站起来。（柯尊解《望莲嫂》）

(36) 他爬起来，满身的雪顾不得拍打，腿摔疼了也不顾揉搓，仍是没命地跑。(刘亚舟《男婚女嫁》)

(37) 说着走过对门，把林家桦从床上拉起来，“走，送客去”。(邓炬云《在那遥远的地方》)

例句中的“站”、“爬”、“拉”都有着[+位移][+向上]的特征。但需要注意的是，[+向上]并不是这类动词唯一的位移方向，如“爬”还可以是“在地上爬”中位移的方向是[+平面]。

从语法特点上看，这些词都可以受“表示空间位移起点”的介词短语修饰，如：从床上拉起来，从地上爬起来，而且还可以受“没”或者“没有”的修饰表示否定，如：没拉起来、没扛起来。

总的来说，表示趋向义的“起来₂”前面的“V”都需满足[+位移][+向上]。“掉”、“坠”等词都不可以进入补语“起来₂”前的位置。

2. 表状态义的“起来₂”前的“V”

表示状态义“起来₂”是动作行为在一段时间内开始或持续的状态，这种表义前的“V”的语义特征都不再包含空间范畴上的[+位移]，而是具有时间范畴上的[+持续]。如：

(38) 鸿渐搬到三等的明天，上甲板散步，无意中碰见鲍小姐一个人背靠着船栏杆在吹风，便招呼攀谈起来。(钱钟书《围城》)

(39) 耶娃很快把孩子抱出外屋来了，她那结实的、赤裸的脚板踩得竹楼唧唧呀呀地呻吟起来。(林子《塞上烽烟》)

(40) 一八九五年美西战争后，美国海军首先把《星条旗》作为国歌，后来陆军也传唱起来。(余亦文《乐海漫游》)

例句中的三个动词“攀谈”、“呻吟”、“传唱”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即代表的动作发生并持续或长或短的时间，即[+持续]，换言之“死”、“消失”、“毕业”等瞬时动词就无法与“起来₂”搭配。

木村英树指出，汉语表现持续体的语法形式主要由“着”承担，而“着”进一步可分为表动态进行的“着₁”和表示静态进行的“着₂”^①。这种分法将汉语中存在的动态持续和静态持续两种形式进行了划分，及动态动作的持续和静止状态的持续两种持续方式。所以，“起来₂”表状态义时，前面的“V”满足

^① 木村英树.关于补语性词尾“着/Zhe/”和“了/le/”[J], 语文研究, 1983, 第2期

[+动态持续]的特征。

3. 表结果义的“起来₂”前的“V”

“起来₂”的结果义表达与“V”的语义关系十分紧密。通过对出现在表示结果义的“起来₂”之前的“V”进行考察，我们发现，这些动词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动词代表的动作行为的实现需要经历一段时间，时间或长或短；二是动词本身不表示“结果”或“完成”的语义。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制约动词主要有三个小类：

一、具有[+从四周向中间聚集]的语义特征的动词

(41) 是要奋斗的，卷起袖子来，咬紧了牙根，全身的精力集中起来，手抓着人家的板墙，心脏扑通扑通的跳，头不要晕，眼睛不要花，要沉着迎战。
(萧红《呼兰河传》)

(42) “我想，这附近的村庄也得设法组织起来，不然，单靠这一处是不行的。”(丁易《过渡》)

除了例子中的“集中”和“组织”外，还有“包裹”、“团结”、“统一”等具有[+从四周向中间聚集]的语义特征的动词，都可以与表达结果义的“起来₂”搭配。

二、含有“隐藏、使不显露”意义的动词

一些表示“隐藏、收藏”的动作的动词，也可用在表示结果义的“起来₂”之前，这些动词都含有“隐藏、使不显露”的语义，如：

(43) 二伯伯连忙把纸收起来。(巴金《憩园》)

(44) 她也不答应，越发蹲伏着，容那浓绿的密叶把她掩藏起来。(落华生《女儿心》)

三、部分表示思维活动的动词

“记”、“回想”、“思考”、“回忆”等表示思维或心理活动的动词，表达出的是大脑中对所想或所记的内容的唤起和呈现，这种唤起和呈现的过程是抽象的，不是实际可见的动作行为。而能在大脑中产生图示，说明已经有了相应的结果，可与表示结果义的“起来₂”在句法上构成搭配关系。如：

(45) 我觉得惨不忍睹，忽然记起来他是我写过的一篇小说里的人物。(陈世旭《喧嚣与骚动》)

(46) 这临平山的顶上，我一直到今年，才去攀涉，回想起来，倒也有一点浅淡的佳趣。(郁达夫《临平登山记》)

二、“A+起来₂”中的“A”

我们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分析了语料,结合语料库和郑怀德的《汉语形容词用法词典》,对300多例“A+起来₂”用法进行了归纳,认为“A+起来₂”中的“A”都有着[+级差]的特征。

级差概念是邢福义提出的,他用“A→轻度级 A→加深级 A→极度级 A”来表现形容词具有表示有级差的可以逐渐加强的性状^①。这种级差性是形容词的基本特性,在语法形式上的体现就是性质形容词可以受“很”、“非常”等程度副词修饰,我们常说的性质形容词一般都具有级差性。因而满足[+级差][+加深]的性质形容词“A”,都可以和“起来₂”组合,“起来₂”凸显“A”所表示的性状程度的加深,如:

(47) 我和哥哥都不由得紧张起来,真是“一次被蛇咬,三年怕井绳”。
(叶永烈《伤疤的秘密》)

(48) 这个阿多高兴起来时,什么事都肯做,碰到同村的女人们叫他帮忙拿什么重家伙,或是下溪去捞什么,他都肯。(茅盾《春蚕》)

(49) 就是这样,你的工作还是好的,不要着急,急躁起来反会出别的毛病。(郭光《仅仅是开始》)

上面例子中的“紧张”、“高兴”、“急躁”都有可以加深程度的级差,类似的形容词如“快乐”、“委屈”、“膨胀”等等。

三、“短语+起来₂”中的短语

“短语+起来₂”的用法在现代汉语中并不常见,有些状中短语可以搭配“起来₂”,“起来₂”这时表状态义,如:

(50) 我不再理他,脚下一用劲,快跑起来。(茅盾《腐蚀》)

“快”是“跑”的状语,修饰“跑”这个动作,组成的状中短语后面加上“起来₂”表示开始快跑的状态。

还有一些动词性的四字格形式可以后接“起来₂”,如:

(51) 筱翠收拾好房间下楼把污水折进地沟,回屋换了一身紫色旗袍,对着镜子梳妆打扮起来。(宋金来《民国奇案演风雷》)

(52) 牛牛眉飞色舞起来,根本忘记被侮辱那件事了。(华实《玲玲》)

^① 邢福义.形容词动态化的趋向态模式[J].《湖北大学学报》,1994,第5期

这些四字格一般为成语或者固定短语，结构可分为主谓式、偏正式和联合式等，这个四字格的句法表现相当于一个动词或形容词，其后的“起来₂”表示的是状态义。

在近代汉语中，有“不V”结构的状中短语搭配“起来₂”的情况，如“他二人有些不合起来”；还有述宾短语加“起来₂”的用法，如“遂得了秘法，每疼痛之极，便连叫姐妹起来（曹雪芹《红楼梦》）”，由于韵律习惯的变化，这种“VO+起来₂”的形式在现代汉语中变化成了“V起O来”。

第二节 “起来₂”与“了”

“了”现代汉语中用法较为复杂的一个助词，有“了₁”、“了₂”两个用法。“了₁”用在动词后，表示动作的完成，“了₂”用在句末，主要肯定事态出现了变化或即将出现变化^①。其具体使用情况和隐现情况较为复杂，而作为与“起来”构成语法关系的常见成分之一，我们需要弄清“起来”与“了”的搭配问题。

由于“起来₁”出现的句子中“了”的用法比较单纯，只是表示“起来₁”这个动作的完成的“了₁”，我们在这一部分只讨论“起来₂”与“了”的搭配情况以及“了”的隐现问题。

一、“起来₂”与“了”的搭配情况

“起来₂”与“了”搭配的句式结构可归纳为两类，我们可以标记为：

S1: NP+V+了+起来₂

S2: NP+V+起来₂+了

这两个句式都是由“NP+V+起来₂”变化而来的，我们可以称之为原型句。原型句变化而成的两个句子除了“了”的位置不同，我们还发现了两个句式的侧重点的差别。如：

(53a) 一进屋，就哭了起来。（李克异《历史的回声》）

(53b) 一进屋，就哭起来了。

a句强调的是“哭”这一动作，凸显动作的进程，相当于体助词。b句中“了”位于句末，表示的是“哭”的动作的完成，也表示了“哭起来”这一新情况的

^① 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351

出现。我们可以得出，在“NP+V+了+起来₂”句式中，“了”于“V”之后表达动词的体意义。在“NP+V+起来₂+了”句式中，“了”位于动词后和句末，同时具有动态助词“了₁”和语气词“了₂”的功能，表示“动作的完成并且事态已有改变”^①。

二、“起来₂”句中“了”的隐现情况

我们在考察语料时发现，虽然结构上差别不大，但原型句与S1、S2句式不是都能互相转化的。如：

(54) 叶子说罢，在我前头飞跑起来。（刘树德《叶子》）

→叶子说罢，在我前头飞跑了起来。

→叶子说罢，在我前头飞跑起来了。

(55) 到了最后，他们真的飞起来了。（马国亮《美国风情》）

→到了最后，他们真的飞了起来。

*到了最后，他们真的飞起来。

我们通过类似上面例子的大量语料对比中发现，“了”的隐现与“起来₂”的表义密切相关，当“起来₂”表示状态义或结果义时，如例（54），原型句和变形句都成立，即“了”可以省略；而当“起来₂”表示的是时空领域的趋向义时，“了”不能随意隐现。

进一步对比我们可以发现，“起来₂”表示趋向义时，“了”表示动词的时体意，即发生、完成情况，“了”表示“飞”这一动作在时间轴上的变化和这一动作的发生完成，省略了“了”对句子的表义会产生影响，而“起来₂”表示结果义和状态义时，两种情况都有“动作发生一段时间后某种结果或状态的出现”这种表义情况，一定程度上与“了”的表义功能重合，因而这时的“了”可以省略。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起来₂”句中“了”的隐现与“起来₂”的表义功能有关。

^① 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353

第四章 “V 起来₂”的语用功能

动词“V”与“起来₂”的组合是“起来₂”用法中最为常见的，随着语法化程度的加深，部分动词和“起来₂”构成的“V+起来₂”结构逐渐凝固，成为一种语法化程度很高的“V+起来₂”用法。为与上文中的“V+起来₂”加以区分，我们写作“V 起来₂”。如：

(56) 有这样一位富有经验的“老猎手”作向导，看起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王世阁《在长白山森林里》）

(57) 说起来，那是因为我的舅舅、舅妈住在这儿。（叶永烈《冷若冰霜（上）》）

(58) 算起来，这已经是将近四十年前的事了。（杨啸《野菊花》）

从句法分布上看，“V 起来₂”可位于句首或句中，与相邻的成分间的语法关系极弱，在句子中具有相对独立性；从句法属性上看，“V 起来₂”出现的句子中，去掉“V 起来₂”句子的完整性和表义并不受影响；而从语义特征角度考察可以发现，它的真值并不影响所在句子的真值。有学者将“V 起来₂”放在句法层面或语义层面考虑，讨论“V 起来₂”中“起来₂”的语义和功能，将这种特殊用法理解为“起来₂”的特殊义。“V 起来₂”结构中，动词和“起来₂”的关系十分紧密，单从句法或语义上研究“V 起来₂”中的“起来₂”，归纳出的意义不仅容易模糊，还混淆了三个平面的概念。

随着话题标记研究的兴起，“V 起来₂”开始作为话语标记为学者讨论。王晓凌认为，“V 起来₂”具有的语用功能可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话题标记功能；二是语篇衔接功能”^①。在其观点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认为“V 起来₂”在语用层面上有引导性话题标记功能和话轮衔接功能这两种。

第一节 “V 起来₂”的引导性话题标记功能

话题标记是“加在话题前或后体现其话题性的音段性单位”^②，即语用平面

^① 王晓凌.“V 起来”的话题标记功能和语篇衔接功能[J].当代修辞学, 2012, 第 2 期: 40-45

^② 徐烈炯, 刘丹青.焦点与背景、话题及汉语“连”字句[J].《中国语文》, 1998, 第 4 期:

的话题进入句法平面后留下的标记，包括音段成分和超音段成分。典型的标记形式有语序、停顿或标点、韵律以及一些以词汇作标记等。话题标记的作用在于表示停顿、过渡、原因等。

话题具有很强的主观性，表达了说话人的看法和态度，对听话人有一定的心理引导和暗示，是“说话人有意引导听话方注意的中心”^①。“V+起来₂”在话题句中的作用是标记话题、引出话题。

“V 起来₂”作为话题标记时通常位于句首或句中，其前后通常都有成分表达了某种说话双方已知或约定俗成的信息，即句子的话题“N”。如：

(59) 写作听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汤世英等《新闻通讯写作》）

(60) 说起来，我母亲也算个书香弟子呢。（王大鹏《长辈》）

例(59)的话题“N”是“写作”，是说话双方都知道的信息，“容易”是对“写作”的评价看法，“听”是“容易”的，“做”是“难”的。例(60)表达出了说话人的语气，对“我母亲也算个书香弟子”这个话题有着怀疑或肯定的态度。

去掉“V 起来₂”之后，变为“写作容易”、“我母亲也算个书香弟子呢”，在句法和语义上都成立，却不再是“话题 + 评述”的结构，只是一个简单的描写句，焦点不突出，也失去了表达说话人的态度和对听话人理解、评述角度的限定的功能。

句法上看，“V 起来₂”句法位置不强制，可以在话题前，也可以在话题后，如：

(59a) 听起来写作容易，做起来难。

(60a) 我母亲说起来也算个书香弟子呢。

语义上两个例子变换前后没有太大差别。

我们可以理解为，“V 起来₂”的作用是说话人有意引导听话人注意从“V”这个角度评述“N”，把听话人的注意力和焦点引导到了与其相邻的话题“N”上，起到提醒听话人关注焦点的作用，而“V 起来₂”可以被定义为引导性的话题标记。

需要注意的是，“V 起来₂”这种复合结构构成的话题标记与上述几种典型话题标记不同，“V 起来₂”通常表达着一定的实在意义，并没有完全的虚化为

^① Tomlin, Russell S. Basic word order: Functional principles [M].1986 , London& Wolfeboro: Croomhelm.

标记。由于“V 起来₂”结构对于“V”的语义没有明确要求，大多数的“V”还保留着一些实在意义，这些意义也参与到了句义中，表达了说话人对话题的评述角度和方向，引导听话人从“V”这一角度去理解说话人所表达的内容和态度。

由于说话人在使用“V 起来₂”时，重点不是表达动作行为或状态，而是对话题进行评述。所以这一结构中的动词“V”相对减弱了动作性、失去了方向性和空间位移的特征。语义指向的模糊和丢失、句法功能的虚化是“V 起来₂”中“V”的特征，这是一种虚化的表现，而“起来₂”的作用就是促使动词完成这一虚化过程，并进一步组合成话题标记起引导、标记话题的作用。

第二节 话轮衔接功能

刘虹最早对话轮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提出“话轮是指在会话过程中，说话者在任意时间内连续说出的具有和发挥了某种交际功能的一番话，其结尾以说话者和听者的角色互换或各方的沉默等放弃话轮信号为标志。”^①对于话轮问题的研究要将视角从单句、复句的层面放大到会话、语篇上。

由于实际会话的复杂性和灵活性，话轮一般不是单一存在的，而是一个接着一个出现的。话轮和话轮之间需要一些方式使得长篇或复杂的会话在内容上达到连贯，在形式上可以衔接。我们也可以说，语用学会话分析中的话轮衔接范畴和篇章语言学中的语篇衔接范畴是共通的。

话轮的衔接方式可大致分为结束当前话轮、引出下一个话轮、开始一个新的话轮和延续当前话轮四种。“V 起来₂”在长篇会话、语篇中的衔接功能主要表现为第三个和第四个，即承接话轮、话轮转换。如：

（61）我搬到XX来也是忍受着万般的苦痛的，说起来也是为了一个美丽的
前途，我想我有对你的无止境的爱情，我还有我未来的悠长的岁月……我想我死了也是甘心的。（麦静《十一月二十七日》）

这个例子中，“说起来”体现出了话轮承接的功能。例（61）会话的开始先是“搬到XX”承受着的“苦痛”，接着说话人对“搬到XX”的其他感受进行了进一步评述，“为了一个美丽的前途”。“说起来”在这里很自然地衔接

^① 刘虹.话轮、非话轮和半话轮的区分[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2, 03 期

了两个话轮，实现了话轮之间的连贯，延长了会话。

(62) “本岛叫三哥们岛……我们这个村就叫小二村，另两个村一个叫小五村，一个叫小七村，就我是海南岸上的外来户，说起来咱们还是真正的同乡，有啥事只管对在下说，我但凡能办的就尽量去办，不能办的也好去请求章大队长……”

例(62)中的“说起来”则对话轮进行了转换。“说起来”之前说话人在介绍的是他所在的村子和自己是外来户的情况，“说起来”之后的话轮，说话人向听话人表达的是因算是“同乡”而会尽力帮助照顾听话人的意愿，话轮之间发生了转换，而转换的方式就是由“说起来”承担的。

第五章 “起来”语法化的过程和动因分析

第一节 “起来”语法化的历时考察

一、“起来₁”的成词过程

古代汉语中，“起来”最初是以“起”和“来”两个词组合而成的，“起”和“来”单独使用要早于“起来”。《说文解字》中对“起”的解释为“起，能立也，从走，巳声”，本义为“坐起、站起”。“来”是个象形字，本义是小麦，“周所受瑞麦来舞，一麦二锋，象芒刺之行”（《说文·来部》），后本义逐渐消失，被假借为“行来”中的“来”，作为动词使用，表示由彼至此、由远及近。

“起”和“来”这两个动作最初以连动式的形式组合，表“起”和“来”这个动作的连续发生，在可检索出的语料中，西汉时期的《韩诗外传·卷十》中最早出现了这一用法，文中记载到，“寡人之所以为宝者与王异。吾臣有檀子者，使之守南城，则楚人不敢为寇，泗水上有十二诸侯皆起来朝”，这里的“起来”表示诸侯“起身过来”的动作。

随着“起”和“来”连动用法的使用，这两个动词逐渐凝固成一个词，即动词“起来”，钟兆华通过考察指出，“以文字的记载而言，动词‘起来’的形成大致在唐代，敦煌变文即是较早的记录”^①。如：

（63）“是时慈母闻唤数声，抬身强强起来，状似破车无异，于是牛头把捧（棒），狱卒擎叉。”

（64）“佛于大众，乃命光严，汝须从座起来，听我今朝救命。”

我们可以看出，例子中的“起来”所表示的是由躺、坐变为站立的动作，站立之后，动作发出者都没有再位移，而是站在原地继续进行整顿衣裳和说话的动作。这与《韩诗外传·卷十》中表示“起身过来”的“起来”已经不同，这里的“起”和“来”组合表示的是一个动作，而不是两个连续动作。因此我们可以说，动词“起来₁”最早大致出现于唐代。

^① 钟兆华.趋向动词“起来”在近代汉语中的发展[J].《中国语文》，1985，第5期:359-366

二、“起来”成词后的用法

通过对现有唐代语料考察，我们发现，成词伊始的“起来”在唐代基本只作为“起来₁”使用，基本义“身体由躺而坐，由坐而站”的用法占据着绝对优势，这一时期“起来₁”的语法表现可分为三种情况：

一、单独充当谓语

这种情况中的“起来₁”都单独出现在谓语位置上，如：

(65) 闲把史书眠一觉，起来山日过松西。（唐·处默《山中作》）

(66) “起来不语无人会，醉倚东轩半夕阳。（唐·刘兼《梦归故园》）

成词后的“起来₁”在这一时期用法并不广泛，以单独充当谓语用法为主，“起来₁”一般出现于短诗、短句等结构较为简单的句子中，充当句子的谓语，受动作发出者支配。

二、“起来₁+V/A”结构充当谓语

第二种用法是“起来₁”与其他谓词性成分结合，共同充当句子的谓语，如：

(67) “食罢一觉睡，起来两瓯茶”（唐·白居易《食后》）

(68) “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唐·李白《草书歌行》）

由于诗歌追求对仗和合辙押韵，诗人在创作中会对语法成分进行加工，一般表现为增加、省减成分或改变成分位置，如例（67）的“起来两瓯茶”，实际上是“起来喝两瓯茶”，省减了“喝”这个动词，因此这一句中，“起来”和“喝”两个动词一起充当了谓语。

三、“V+起来₁”结构充当谓语

这时期的“V+起来₁”结构表示两个或多个动作连续发生，“起来”和前面的动词有着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如：

(69) 镜中重画远山眉，春睡起来无力。（唐·欧阳炯《西江月·一名白蘋香，一名步虚词》）

(70) 新睡起来思旧梦，见人忘却道胜常。（唐·王涯《宫词三十首》）

这种用法在唐代时使用的比例较小，也是我们最需要注意的，连动结构的“V+起来₁”是现代汉语里动补结构“V+起来₂”产生的基础。“刘坚在《论诱发汉语词汇语法化的若干因素》中提出，“如果这个动词在句子中经常充当次要动词，它的这种语法位置被固定下来之后，其词义会慢慢变化、虚化，再发展下去，其语法功能会发生变化，不再作为谓语的构成成分，而变成了谓语动词的修饰成分或者补充成分”。“起来₁”的动词性随着连动结构的使用而弱化，

逐渐成为了主要谓语动词的修饰成分和补充成分，这个实词意义和功能变化的过程就是语法化的过程。可以说，“V+起来₁”结构是“起来”语法化的基础。

三、“起来”语法化的开端

五代时期的“起来₁”用法是对唐代时期的延续和发展，这一时期，“V+起来₁”结构使用愈发广泛，随着语法位置逐渐固定，“起来₁”的实词意义和功能开始了虚化。“起来”语法化的开端最早见于五代时期的禅宗史书《祖堂集》中，全集20例含有“起来”的句子中，出现了一例“起来₂”的用法：

(71) 师云：“我适来见有。”自起来拨开。见一星火，夹起来云：“这个不是火是什摩？”为山便悟。（《祖堂集》）

例句中的两个“起来”是不同的，差异就在与施事主语的关系上。两个分句“自起来拨开”和“夹起来云”的施事主语都是前面的“师”，前一句的谓语是“起来₁+V”结构，“师”先后发出了“起来”和“拨开（火）”的动作，这是“起来₁”的基本用法；后一句中，“夹”是“师”发出的动作，而“起来”不是。由上下文句义可知，“师”在完成动作“夹”之后并未做出“起来”的动作，而是夹着星火说话，“起来”的语义指向是宾语“星火”，表示“星火”被夹着由下向上位移的状态，这一句的“起来”没有与“师”构成主谓关系，它指向的是受事宾语，表义上也不是“起来₁”所代表的实在意义。我们认为，五代时期的这一个语例，可以证明“起来”明显得开始了语法化的进程，表趋向义的“起来₂”用法在这一时期产生。

四、“起来”语法化的发展

两宋时期“起来”的语法化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南宋时期，语法化的发展速度较快。“起来”在这一时期语法化的成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趋向义的普遍使用

现有的五代时期的语料中，“起来₂”的用法只有一例可考。宋金时期，虽然“起来₁”的用法仍占较大比例，“起来₂”用法的语料也增多了，如：

(72) 撩起来作么生道。（南宋《古尊宿语录》）

(73) 住广福日，室中问僧：“提起来作么生会？”（两宋^①《五灯会元·卷

^① 《五灯会元》是五部禅宗灯录的汇编，先后于北宋景德元年(1004)至南宋嘉泰二年(1202)的近200年间分别成书。

十六》)

2. 新句式出现

在上文例举的(71)、(72)、(73)中,“起来₂”用于谓语主要动词之后,语义指向是受事宾语,这一宾语一般不在句中而是在上下文中,我们可以将其所在的句式标记为“(NP)+V+起来₂”,这一句式在宋金时期发生了变化,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句中宾语的出现,即“NP+V(VP)+起来₂+O”句的出现,如:

(74) “念佛起来懒开口。”(南宋·罗湖野录)

(75) “眼前事,才拈一件起来勘当着所在,便不成模样”(南宋·《朱子语类》)

二是“起来”两字不紧密连接用法的出现,即“S+V(VP)+起+O+来”句,这种语法位置的变化,使“起来₂”的表义功能发生了进一步虚化。如:

(76) 剔起灯来是火。(南宋《古尊宿语录》)

(77) “扶起此心来斗”。(南宋·《朱子语类》)

3. “起来₂”状态义的产生

做谓语动词的“起来₁”,语义指向的对象通常为发出动作的人或其他生物,是可视、可触的,可标记为[+施事]、[+可视]、[+可触]、[+有生]、[+具体]。有的句子中没有主语成分,我们也可以通过上下文补出,如:

(78) 不觉朝已晏,起来望青天。(唐·韦应物《园林晏起,寄昭应韩明府、卢主簿》)

(79) 乐事怎堪重省,起来一饷愁萦。(宋·尹济翁《尹济翁》)

“起来₂”却不同。上文我们在对例(71)的分析中已经表明,“起来₂”的语义指向是受事宾语,如:

(80) 这个只管去思量不得,须时复把起来看。若不晓,又且放下。”(南宋·《朱子语类》)

例(80)中“起来₂”指向的是“把”的东西。“起来₂”指向的是动作发出者所支配的对象,即这个对象可以有生,也可以无生,可以是人或者其他生物,可标记为: [-施事]、[+可视]、[+可触]、[±有生]、[+具体]。

两宋时期,“起来₂”语义指向的对象开始消失。如:

(81) 因说知止至能得,上云“止于至善”矣,此又提起来说。(南宋·《朱子语类》)

(82) 待得再新整顿起来, 费多少力! (南宋·《朱子语类》)

(83) 如颜子‘克己复礼’工夫, 却是从头做起来, 是先要见得後却做去, 大要著手脚。(南宋·《朱子语类》)

“起来₂”在句中指向的不仅不再是宾语, 也不指向句中任何成分了, 和其他成分也不存在支配关系。“起来₂”的句法功能是对谓语动词(组)的状态进行补充说明, 表示的是动作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里开始、持续或变化状态, 即“起来₂”的“状态义”。

趋向义表示的是由下而上的位移趋势, 在物理空间上仍然是可视的, 所以趋向义用法一定程度上仍保留着实在意义。表“状态义”的“起来₂”在句法上完全成为了主要动词(组)的附属成分, “起来₁”的实词意义和用法基本上已经消失。

五、“起来”语法化的加速演变

元明时期, 杂剧、小说和戏曲等口语色彩颇重的民间艺术的流行, 使得本属口语范畴的“起来”使用更为普遍, 尤其是明代, “起来”在书面语中的语例大幅增加, 北大语料库中这一时期含有“起来”的语料有 2967 例, 较两宋时期多出十倍有余。其中“起来₂”的用例数量也已首次超过了“起来₁”的。

随着灵活、随意的语言艺术形式的传播, 这也促使着“起来”的语法化程度得到了快速发展, 用法愈发丰富, 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1. “状态义”的普遍运用和发展

明代之后, “状态义”的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普遍使用, 使用频率已经远高于“起来₂”表趋向义的, 如:

(84) 谁想太爷一个个的盘问起来, 那些衙门中人虽是受了贿赂, 因惮太守严明, 谁敢在旁边帮衬一句! (明·《初刻拍案惊奇》)

(85) 他若闹吵起来, 我自来搭救。(明·《金瓶梅》)

(86) 真个那唐僧就念起来。(明·《西游记》)

在此之上, “起来₂”表状态义的搭配对象得到了发展, 不仅是动词, 在形容词后的表示“体貌、状态开始或持续”的用法也已经开始广泛使用, 如:

(87) 忽然青年高第, 然后大家懊悔起来, 不怨怅自己没有眼睛, 便嗟叹女儿无福消受。(明·《初刻拍案惊奇》)

(88) 茶童见了钱, 欢喜起来, 又去说风说水道: “娘子受了两杯, 也该

去回敬他一杯。”（明·《二刻拍案惊奇》）

（89）只见董超说道：“行一步，等一步，倒走得我困倦起来。（明·《水浒传》）

2. 特有句式的出现和普遍运用

元明时期的语料中，有两个这一时期特有的句式结构用法，在这一时期使用非常广泛，大量在明代白话小说中出现。分别是“V+将+起来₂”和“A+的+起来₂”。

一、“V+将+起来₂”

“起来₂”的元明时期语料中，有超过四分之一的“起来₂”都出现在这种句式中，如：

（90）只见沈晖在地下扑的跳将起来，众人尽道是强魂所使，俱各惊开。（明·《初刻拍案惊奇》）

（91）放将起来，问道：“刘太公女儿端的是什么人抢了去？（明·《水浒传》）

（92）若闹将起来，我自来搭救，此事也便休了。（明·《水浒传》）

（93）广成子爬将起来，往西北上走了。（明·《封神演义》）

（94）西门庆听毕，便大笑将起来，道：“他既要你替他寻个好主子，却怎的不捎书来，到写一只曲儿来？（明·《金瓶梅》）

（95）才据你说将起来，你不认得那道士。（明·《西游记》）

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句式有两个特点，一是“将”字并没有实际意义，二是出现在这一句式的动词“V”多为单音节动词。

二、“A+的+起来₂”

在形容词“A”与“起来”之间加入“的”是这一时期另一个特殊用法，如：

（96）如此长，如此短，说了一遍，说得那马氏满面通红，一腔热烘烘的起来，半日无语。（明·《封神演义》）

（97）正唱着，月娘便道：“怎的这一回子恁凉凄凄的起来？”来安儿在旁说道：“外边天寒下雪哩。”（明·《金瓶梅》）

这种用法只有几例可考，我们可以大致得出结论，在形容词与“起来”之间的“的”并不表义，和“起来₂”也没有什么关系，“它的作用似乎是给词组以肯定和强调的意味”^①。

^① 钟兆华.趋向动词“起来”在近代汉语中的发展[J].《中国语文》，1985，第5期:359-366

3. “结果义”的产生

“起来₂”跟在“想”“思量”等心理活动动词后，表示思考动作的完成或对思考判断过程进行强调，这标志着现代汉语中“起来₂”结果义的产生。如：

(98) 直生道：“我而今想起来，你是某年某月某日死的，我于某日到你家送葬，葬过了才回家的。（明·《初刻拍案惊奇》）

(99) 思量起来，不如奴先死，图得不知他亲死时。（元末·《琵琶记》）

(100) 当下刘高寻思起来：“想他这一夺去，必然连夜放他上清风山去了。（明·《水浒传》）

“起来₂”在上面的动词之后，表示是的动作完成的结果，或凸显动作所代表的事件达到一定目的或出现某种结果。

4. “V起来₂”的出现

一些使用频率较高“V+起来₂”结构逐渐凝固，虚化成在语法语义层面难以充分表征的“V起来₂”格式，“V起来₂”与前面的“V+起来₂”差异十分明显，已经完全虚化成一个句子的外层结构。如：

(101) 看起来，只你是人，那悟能、悟净，就不是人？”（明·《西游记》）

(102) 说起来，守备老爷前者在咱家酒席上，也曾见过小大姐来。（明·《金瓶梅》）

这种结构在这一时期用例较少，且动词多为“看”、“听”“说”等使用非常普遍、语法化程度较高的动词。位于句首、句中的“V起来₂”是语用层面上的引导性话题标记，引导话题并表达说话人对话题的评述，在会话里还起着衔接话轮的作用。

六、“起来”语法化的完成

到了清代，“起来₂”在古代汉语中的语法化进程已进入最后阶段，这一阶段“起来”语法化的表现总体都不及前一阶段复杂，主要体现对元明时期语法化成果的舍弃和发展上。

1. 元明句式的衰落

元明时期大量出现的“V+将+起来”和“A+的+起来”句式并未在清代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或推广。“A+的+起来”于清代时期尚无语料可察，“V+将+起来”用法则逐渐衰弱，含有这种句式的语料不足“起来”全部清代时期语料的

十分之一。年代可考的文学作品里,《儿女英雄传》、《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中有几处体现,但最多不过五六处,及至光绪年间,这一句式在《狐狸缘全传》中最后一次出现:

(103)不多一会,只听得外面嚷将起来,他嚷的是:“听书罢?”(清·《儿女英雄传》)

(104)老太太慌了,忙将几口开水灌了过去;他爬将起来又怕著手大笑道:“噫!”(清·《儒林外史》)

(105)隆儿才坐下,端起酒来,忽听马棚内闹将起来。(清·《红楼梦》)

(106)两腿稍微的有了主胫骨儿咧,站将起来,慢慢走到血迹近前,可笑那条小腿尚未啃完。(清·《狐狸缘全传》)

2. “V 起来₂”的进一步发展

“V 起来₂”于句首表语用功能的用法在元明时期就已经出现,但用法较少。到了清代,这种用法更为普遍,且凝固形式里的动词也增多了,如:

(107)算起来,真真可人恼!(《红楼梦》)

(108)周司业道:“虽是同姓,却不曾序过,这等看起来,不相干了。”(《儒林外史》)

作为古代汉语的最后一个时期,“起来”的语法化进程在清代基本完成,这一时期的“起来”的用法在集历代成果的同时,也基本都延续到了现代汉语中。

第二节 “起来”语法化的动因

通过对古代汉语中“起来”语法化的历时考察,我们梳理出“起来”从充当谓语动词的“起来₁”到做补语的“起来₂”,进而从表趋向义“起来₂”由到表状态义和结果义的“起来₂”的引申,是由实词到虚词,由虚词再进一步虚化的过程,可以分作两个阶段。梳理现代汉语中“起来”历时演变过程并不是我们进行语法化研究的最终目的,造成“起来”语法化的动因问题,是更具有推广性和探索性的。

语法化的动因就是指语言在使用过程中诱发和实现虚化的原因,语法化是因何发生的?实词进行语法化是否有着什么样的共通模式?“起来”语法化的过程是否还会继续?是我们接下来需要解决的。

当代许多学者对于语法化的动因进行研究后认为,语法化常常是由认知、功能、语用等句法之外的因素所促动。史金生指出“在语法化的过程中,语义、语用、认知各方面因素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语义是基础,它往往决定哪些类别的词可以虚化,哪些类别的词不能虚化,而且还能决定虚化方向,……语用是语法化的催化剂,它起到促动作用,具体语法化现象却是由这一直接诱因促发的,认知是语言外部因素,它注重的是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即人类是如何认识外部世界的,语言规律往往受到人类认知普遍规律的影响,语言现象可以从认知方面得到解释,但这种解释必须建立在对语义语用分析的基础上。^①”洪波、曹小云在《汉语语法化历程》一文中指出,“汉语实词虚化的机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认知因素,其二是句法语义因素。”

我们同意上面的观点,“起来”语法化的动因必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因素共同诱发推进的结果。语法、语义、语用层面为语言内部因素,认知为外部因素,我们从内外部因素里朱毅分析探讨“起来”语法化的动因。

一、语法层面——句法位置的变化和句法关系的重新分析

“就多数情况而言,词汇语法化首先是由某一实词句法位置的改变而诱发的”^②。句子成分在句中位置的变化,会造成与其构成搭配关系的前后成分发生相应改变,最终导致句法功能的变化。

上文我们已经梳理出,“起来₁”于唐代成词后有三种构成谓语的形式,即单独作谓语、构成“起来₁+V/A”充当谓语和构成“V+起来₁”充当谓语。到了五代时期部分“V+起来₁”变为“V+起来₂”,和动词由共同构成谓语关系变为了为动词做补语的关系,这是“起来”虚化的开始。因而“起来”语法化的第一阶段是句法位置变动引起的,“起来₁”虚化出了“起来₂”。

连动结构“V+起来₁”到动补结构“V+起来₂”的变化,是“V”与“起来”在句法关系上进行了重新分析之后的结果。

“重新分析”指的是“发生在语言横组合层面,指的是相同的表层结构,其内部构造因语用或其他原因被重新划分边界,从而从底层上改变了音位、词法、句法的组合方式,重新分析可衍生创新构造^③”。最为普遍、最具典型性的

^① 史金生“毕竟”类副词的功能差异及语法化历程[J], 2003(见于吴福祥.语法化与语法研究(一)[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② 刘坚,曹广顺,吴福祥.论诱发汉语词汇语法化的若干因素[J]《中国语文》1995,第3期

^③ 王寅,严辰松.语法化的特征、动因和机制[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第28卷第4期:4

重新分析就是两个成分发生融合，原来成分间的边界消失。

“V+起来₁”是个连动结构，汉语之中的连动结构是种“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动词连用，但动词间不构成五种基本句法关系”的结构，严格上讲，连动结构并不是一种句法关系，它在句法上有着“连用动词句法地位平等”和“动词连用不受形式标记的制约”的特性，这与汉语“一个动词核心”的原则不符。李永认为，“在汉语共时平面上，存在一种的句法限制，在受该规则约束的动词结构中，如果还有其他动词，则该动词有可能因收到‘一个动词核心’规则的限制而发生变化”^①，这就促使着这语法化程度连动结构向更高更紧密的结构变化。受“一个动词核心”驱动语法化连动结构多重新分析为偏正结构或述补结构。

“V+起来₁”到“V+起来₂”的过程就属于第二种，“V”与“起来₁”由连动关系重新分析为动补关系，做补语“起来₂”就此产生。

“起来”语法化的两个阶段都伴随着句法位置的变化，句法位置的变化是“起来”语法化的主要动因和表现。

二、语义层面——语义的泛化

随着句法位置的变化，“起来”的语法意义也发生了相应变化。由实义到虚义，由表示趋向位移到表示状态再到表示结果完成，“起来”的语义发生了泛化。

汉语的泛化是指“某一词汇成分原来只用于与该成分的词汇意义有关的事物，但随着运用范围的扩大，逐渐用于指称与该词汇意义无关的事物，从而使该成分的本来词汇意义渐趋消失，虚化为语法关系的标志”^②。

成词之初，“起来₁”表示“人的身体从坐姿或卧姿向上立起”，包含着“身体”、“立起”、“向上”三个关键义素，可用义项标记为[+施事有生]、[+具体行为]、[+由低到高]，这三个义素的泛化或丢失，产生了“起来₂”的意义。

表示趋向义的“起来₂”表示“事物由下而上、从低到高的空间位移趋势”，“向上”之外的义素都发生了变化，不再表示具体动作也不再受施事支配，其指向的对象的生命特征不再受限，即[-施事](+[受事])、[-具体行为]、[+由低到高]。再泛化时，这些空间范畴的义素都或丢失或转变为了时间范畴的义素，产

^① 李永.一个动词核心的句法限制与动词的语法化[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3 年, 第 3 期:53

^② 力量, 肖应平.“得”的语法化动因和机制[J].北方论丛, 2006, 第 1 期: 70

生了结果义和状态义。

语义上的泛化使“起来₁”的义素成分消失，引申出了“起来₂”的语义。因此，语义上的泛化是“起来”语法化的动因之一。

三、语用层面——主观化作用

语用学认为，在实际会话之中，说话人的语言不仅表达命题意义，还传达着说话人的目的、态度、感情等含有主观色彩的信息。“用词语和结构来传递说话者主观态度的过程或现象叫做主观化”^①，主观化作用使得语言表达的意义中留有着“自我”的印记，逐渐反复使用后，含有主观成分的词语常常会凝固成为主观化的表达。主观化主要有两种表现方式，“一是客观的空间运动被观察者的主观思维运动取代；二是观察者以话语情景中的某个成分作为参照点来识解场景”。

“起来₂”从位移义向结果义和状态义的虚化过程中，说话人用主观思维运动取代了趋向义中空间领域向上的位移，实际的空间位移变成以会话中某个场景为参照点的时间范畴、性质范畴的意义，这就属于主观化作用。

引导性话题标记“V 起来₂”也体现了语用中的主观化，“V 起来₂”与一般语气词、停顿做话题标记的情况不同之处就在于传达的主观评述上，为完全语法化的“V 起来₂”中的动词还保留着部分实在意义，这些语义参与到句子表达的语义中后，就使得“V 起来₂”体现了说话人对话题评述的态度、语气或看法，并引导听话人从“V”这一角度去理解说话人所评述的内容，有着很强的“自我”印记。

主观化的作用对语法化的推动属于语言内部范畴，不像句法位置变化和词义泛化那么直观，但是一直作用于语法化过程之中，是“起来”语法的一个内部动因。

四、认知学角度——隐喻模式

认知语言学认为，作为人类主要交际工具，自然语言本质上是人类将对自然世界的感知加以概念化并将其编码的结果。语言是人类认知结果的呈现，语言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类认知的改变。实词语法化作为人类语言发展演

^① Finegan, E •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fication: An introduction [A].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fication [C]. Eds. D • Stein & S • Wri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1-24

变中的一种重要现象，也顺应着这一规律。语法化的过程其实人类对于这一实词认知的改变。因而，造成“起来”语法化的根本动因就是人们对“起来”的认知上的变化，使这一语法化得以发生的就是隐喻模式。

Lakoff & Johnson 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指出，“隐喻是人们认识新事物的一种重要认知方式，通过隐喻，人们得以理解和表达另一种本来无法表达的事物。语言的许多新发展就是通过隐喻的作用，从一个概念域投射到另一个概念域从而引申出许多新的用法”。Heine、Claudi 等将人们认知域投射的一般规律排列为：人>物>过程>空间>时间>性质^①。

“起来₁”是生命体发生的具体动作，投射在“过程”域上，强调的是生命体由坐到站或由躺而立的过程。向空间域上投射后，过程域中的空间位移得到了凸出，人们对“起来”的认知虚化出了“人或事物随动作由下到上的趋向”，“起来₂”的趋向义就此产生，我们可以将其图示为：



图 1.2 “起来₂”趋向义的图示

这个意向图示中，A 为起点，B 为终点，路径是箭头的直线部分，即 A 到 B 的位移，方向是箭头所示的由下向上的方式。起点、终点、路径、方向这四个基本要素，在与不同“X”搭配的过程中会得到不同程度的凸显。动作的发生、体貌的变化伴随着时间上、程度等方面的变化，因而“由低到高”的语法意义，也逐渐隐喻为时间上由开始到发展、数量上由少变多、状态的由无到有等等含有量变的过程。这些过程就是“起来₂”的隐喻路径，侧重点不同，隐喻而出的意义也不同。

“起来₂”的“状态义”表示的动作、体貌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里开始、持续或变化的状态，是趋向义进一步从空间域向时间域的投射，强调的是状态开始或持续的时间上的长短。“结果义”除了表状态外，还用在部分动词后表示事件的完成及结果，这是人们的认知域发展投射到了性质上。

^① Heine, Claudi, and F. Hunnemeier. Grammaticaliz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1991,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起来”随认知领域投射领域的变化而发生了不同阶段的语法化，我们可以用下图来表示这个隐喻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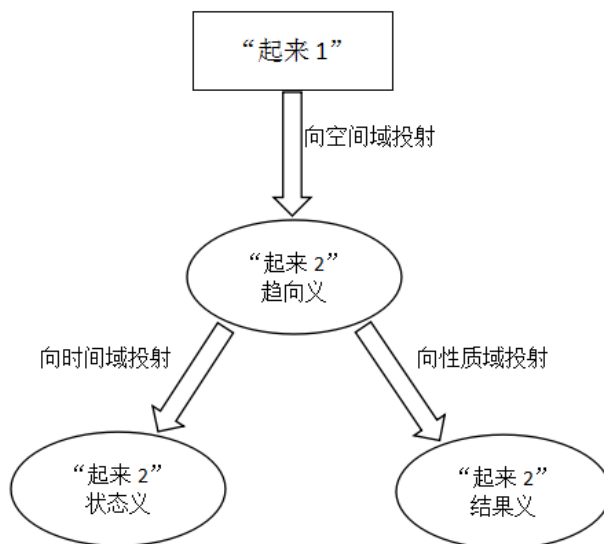


图 1.3 “起来”的隐喻过程

认知语言学中将图 1.3 这种，将一个命题模式或意象图式模式从某个认知域映射到另一个认知域里相应的结构的情况成为隐喻模式。隐喻模式是语法化最主要的动力，是句法位置变化和语义泛化的内因，也是动因之中最能完整呈现“起来”语法化过程的。我们可以说，隐喻模式是“起来”语法化动因中最重要最关键的一个。

五、词汇学角度——词源的类推

19 世纪有语言学家将逻辑学中的“类推”引入到语言变化的研究中。语言学中的类推机制是指一个成分或形式发生语法化之后，可能会影响与其相同或相近的成分或形式在同一条件下发生同类变化，需要注意的是，类推机制中的两个成分或形式，其语法性质和词义必须相同和相近。

“起”和“来”单独使用最早可追溯到西汉时期，远早于“起”和“来”组合成词的唐代。“起”和“来”共同构成了“起来”的词源，二者同样在现代汉语广泛使用，并与“起来”在语法功能和位置上十分相似。通过对比学者们对于“起”、“来”语法化的研究成果，我们发现，“起”、“来”的语法化都分别对“起来”的语法化产生了很大影响。

据钟兆华、王寒娜、路茜男等人考察，“起”本义为“坐起、站起”，表

示本义时在句中做谓语动词，南北朝时期开始与动词构成连动结构，并开始出现了做动词补语的虚化趋势，趋向词用法逐渐产生，到了隋唐时期“V+起”构成的动趋式已经广泛使用，并出现了“V+不+起”的否定句式。到了宋代，“V+起”应用非常广泛，在都带有宾语的句式中，“V+起”和“V+起来”甚至可以通用。“起”与“起来”在实词本义、实词作用、虚化用法、虚化过程上基本一致，可以说“起来”延续了“起”的语法化规律。

相比于“起”，“来”的虚化程度更高，现代汉语中，“来”于词尾句尾作补语时一般读为轻声，已经表现出了语音上的虚化，而且“来”本身富有主观性，它和“去”所表示的趋向是需要参照物的，一般是以话语情景里的说话人为参照。这两个虚化特点都对“起来”产生了影响，“起来”在使用中也会出现语音上的弱化，“来”的主观性使“起来”在搭配动词的选择上不受动作持续性的限制，可以在持续性动词后，也可以在瞬时动词后，这可以看作是“起来”的泛化动因。

因此，作为“起来”的词源的“起”和“来”的语法化过程影响到了“起来”，这种影响就是通过类推机制造成的。

结语

本文对现代汉语中的“起来”进行了历时考察和共时研究，共时层面上分别从语义、句法、语用三个角度出发，历时研究中对“起来”的语法化历程及动因进行了考察和分析，研究涉及了语义学、句法学、语用学、认知学和词汇学等多个角度，得出的结论如下：

一、语义上，“起来”在现代汉语中具有做谓语和补语两种句法功能，两种功能下的“起来”表现出了不同的语法意义。做谓语的动词“起来₁”表示“身体由躺而坐，由坐而站”的实在意义，做补语的“起来₂”则相对虚化，具有趋向义、状态义和结果义三种用法，除了这三种意义之外，“起来₂”本身不具备其它特殊意义。

二、句法上，“起来₁”用法较为单纯，常见于谓语位置，与“了”搭配时，“了”多表现为表示动作完成状态的“了₁”。“起来₂”则常见于“X+起来”结构，与其搭配的成分可以是动词、形容词、名词、拟声词及部分短语，且各自具有与“起来₂”相符合的特点。与“起来₂”搭配的“了”的隐现与“起来₂”的语义有着密切关系，一般可以在“起来₂”表示状态义或结果义时省略，表示趋向义时则不可省略。

三、对于争议较多的句首或句中的“V起来₂”结构，我们认为其实际上是一种引导性话题标记，属于语用层面，而不是句法或语义层面。其语用功能可分为话题标记功能和会话中的衔接话轮两种，与一般话题标记不同的是，由于语法化程度不完全，动词仍保留着部分实义，因而“V起来₂”在标记话题引起听话人注意的同时，也表达了说话人的主观评述。这种话题标记是以“V起来₂”整体为单位的，“起来₂”是促使这个结构形成的关键。

四、本文还对“起来”的语法化历程和动因进行了考察和分析。“起来”自唐代成词至今，发生了漫长的语法化历程，按朝代划分，可分为西汉至唐、唐代时期、五代时期、两宋时期、元明时期和清代时期，在这六个时期古代汉语中的“起来”完成了成词到语法化的过程。“起来”也由起初两个动词复合而成的实在动词“起来₁”虚化出了做补语的“起来₂”的用法。而这一语法化历程的动因是比较复杂的，我们将语言内部、外部因素逐一分析后，认为造成“起来”语法化的动因主要有五个，即句法位置变化和句法关系的重新分析、

泛化作用、主观化作用隐喻模式和词源类推机制，分别属于句法层面、语义层面、语用层面、认知学角度和词汇学角度。在这些动因的作用下，“起来”完成了由动词“起来₁”到“起来₂”和“起来₂”从趋向义到状态义、结果义引申这两个阶段。“起来”历史长久、变化复杂的语法化过程，其研究成果可以推广到对其他相关词语的语法化及语法化动因研究上。

综合上看，在现代汉语中用法复杂、使用普遍度很高的“起来”，是通过考察语料来进行系统分析和归纳的。本文从上述方面对“起来”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描写，但由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本人研究水平的局限问题，研究所得结论可能不够全面，有待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参考文献

- [1] 曹逢甫著.《汉语的句子与子句结构》[M].(王静译),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5
- [2] 陈秀兰.准时态助词“起来”源流研究[J].汉语史学报,第四辑
- [3] 陈 忠.“了”的隐现规律及其成因考察[J].汉语学习,2002年第1期
- [4] 戴耀晶.《现代汉语时体系统研究》[M].浙江: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 [5] 丁声树.《现代汉语语法讲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 [6] 董淑慧.认知视野下对外汉语语法教学——以“趋向动词语法化”为例[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
- [7] 房玉清.“起来”的分布和语义特征[J].世界汉语教学,1992,第2期
- [8] 高顺全.复合趋向补语引申用法的语义解释[J].对外汉语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2004
- [9] 贺阳.动趋式“v 起来”的语义分化及其句法表现[J].语言研究,2004,第3期
- [10] 洪波,曹小云.<汉语语法化的历程>商兑[J].语言研究,2004,第3期:74-75
- [11] 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
- [12] 李 敏.论“v 起来”结构中“起来”的分化[J].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5,第3期
- [13] 李 永.一个动词核心的句法限制与动词的语法化[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第3期:53
- [14] 力 量,肖应平.“得”的语法化动因和机制[J].北方论丛,2006,第1期:70
- [15] 刘丹青,徐烈炯.焦点与背景、话题及汉语“连”字句[J].中国语文,1998,第4期:85
- [16] 刘 虹.话轮、非话轮和半话轮的区分[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2,03期
- [17] 刘 坚,曹广顺,吴福祥.论诱发汉语词汇语法化的若干因素[J].中国语文.1995,第3期
- [18] 刘月华.几组意义相关的趋向补语语义分析[J].语言研究,1988,第1期
- [19] 刘月华.表示状态意义的“起来”与“下去”之比较[J].世界汉语教学,1987,01期:14-16
- [20] 刘月华.《趋向补语通释》[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88
- [21] 刘月华等著.《实用现代汉语语法》[M].北京: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556
- [22] 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441
- [23] 梅广.国语语法中的动词组补语[M].《屈万里先生七秩荣庆论文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8
- [24] 木村英树.关于补语性词尾“着/Zhe/”和“了/le/”[J].语文研究,1983,第2期
- [25] 普济作.《五灯会元》(苏渊雷译)[M].北京:中华书局第1版,1984
- [26] 沈家煊.实词虚化的机制[J].当代语言学,1998,第3期:41
- [27] 石毓智.汉语语法化的历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 [28] 史金生.“毕竟”类副词的功能差异及语法化历程[J].见:吴福祥.编.《语法化与语法研究(一)》.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 [29] 宋玉柱.说“起来”及与之相关的一种句式[J].语言教学与研究,1980,第1期

- [30] 唐正大.从独立动词到话题标记——“起来”语法化模式的理据性[J].见:沈家煊等,编.《语法化与语法研究(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31] 王寒娜.现代汉语“起来”及其语法化[D].[硕士学位论文].扬州大学,2007
- [32] 王 力.《中国现代语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 [33] 王晓凌.“V 起来”的话题标记功能和语篇衔接功能[J].当代修辞学,2012年,第2期(总170期):40~45
- [34] 王晓凌.补语“起来”的隐喻认知过程分析[J],安徽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77-84
- [35] 王 寅,严辰松.语法化的特征、动因和机制[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第28卷第4期:4
- [36] 吴洁敏.谈谈非谓语动词“起来”[J].语言教学与研究.1984,第2期
- [37] 吴锡根.<金瓶梅词话>中的“起来”句[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第4期
- [38] 邢福义.形容词动态化的趋向态模式[J].湖北大学学报.1994,第5期,
- [39] 余足云.现代汉语“VP 起来”语法语义分析[J].云南大学学报.2004
- [40] 张伯江.关于动趋式带宾语的几种语序[J].中国语文.1991,第3期
- [41] 张发明.趋向动词“来”、“去”新议[J].四平师院学报.1981,第3期
- [42] 张国宪.延续性形容词的续段结构及其体表现[J].中国语文.1999,第5期。
- [43] 张国宪,齐沪扬.试说连词“来”[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1986,第3期。
- [44] 钟兆华.动词“起去”和它的消失[J].中国语文.1988,第5期
- [45] 钟兆华.趋向动词“起来”在近代汉语中的发展[J].中国语文.第5期,1985:359-366
- [46] 钟兆华.趋向动词“起来”在近代汉语中的发展[J].中国语文.1985,第5期:359-366
- [47] Finegan, E •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fication: An introduction[A].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fication[c]. Eds. D • Stein & S • Wri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1-24
- [48] Heine, Claudi, and F. Hunnemeyer. Grammaticaliz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1991,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49] Tomlin, Russell S. 1986 Basic word order: Functional principles [M]. London & Wolfboro: Croomhelm.
- [50] Tsao, Feng-fu. Subject and Topic in Chinese, 见: 汤廷池等.编.《中国语言学会议论文集》,台湾:台湾学生书局,1977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1] 推测性副词“貌似”、“似乎”、“好像”、“仿佛”对比分析[J].神州, 2016, 5月下旬
- [2] 图式理论与对外汉语教学[J]. 大观, 2016, 总第 72 期
- [3] 现代汉语词典(第 6 版)词性标注失当问题举隅[J].北方文学, 2016, 4 月
- [4] 对于英汉两种语篇结构模式的差异及其原因的分析[J]. 《长江》丛刊, 2016, 6 月上旬
- [5] 从《荷马史诗》看古希腊文化的人本主义[J].西江文艺, 2017, 7 月下: 10
- [6] 《北京地名与地域文化》[J].西江文艺, 2017, 7 月下: 105

致 谢

论文完成后，我的研究生生涯就结束了。这三年时光里，我的学业、工作、生活都收获了很多成果，思维意识得到了锻炼，价值观进一步成熟完整，收获了许多对以后的人生都有着非常意义的宝物。最值得感谢的是，一路上来自他人的善意帮助和悉心指导。

首先要诚挚地感谢我的导师鲁六老师，这三年中，无论是学业问题还是兼职辅导员工作，他始终耐心、诚恳得给予我指导，认真、竭尽所能得帮助我。论文修改期间，他始终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严谨细致、一丝不苟地修改我的论文，能够成为这样一位导师的学生，我感到很荣幸，希望日后能够贯彻他的言传身教。

在这三年的学习生活中，我还想感谢给予我许多帮助的司罗红老师、薄守生老师、王素改老师、宋姝锦老师，他们治学严谨、授课认真，让我感受到了治学态度和学术魅力的同时，也被他们的人格魅力吸引。最让我庆幸的是，我的老师们都为人极好，始终以师长的目光和蔼看待不够成熟的我，我遇到工作瓶颈或是生活难题时，他们都能分享自己的经验体悟给我，帮我调整心态应对难题。

这三年中的两年，我在院系兼职担任了本科生辅导员工作，这份充满着挑战性的工作给我带来了很大程度的提升。而这与我的领导和同事的帮助指导是分不开的，感谢鲁书记、刘东楠老师、刘迎老师、苏雨老师，对年轻气盛、不足颇多的我予以真诚的包容和指导，感谢能有机会在这样一个和谐上进的环境里成长。还要感谢本科生 2015 级的全体同学，他们的信任、支持给了我前进的动力，他们的存在使我不断自省、不断丰富自己。两年的工作时光是我极珍贵的财富。

感谢我的家人和朋友。感谢我的父母，在我异地求学之间为我免去所有后顾之忧，给我物质保障的同时，在我面临坎坷危机时能第一时间给我建议和指导。感谢我的朋友们，我们一起生活一起前进，互相分享碰撞世界的体悟，互相加油打气，希望在日后的人生里，我们能各自长风破浪，一起享受人生。

最后，感谢自己，能战胜一路的波折，能不忘内心的坚持，能甘之如饴异地求学的艰辛，能始终信仰付出和努力、信仰诚恳和善良。